

逍遙遊

高振民
著





逍遙遊

這個原名叫飛枝的鏈型島嶼（現中譯名為斐濟），十八世紀初，屬於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官派總督由印度引進了大量奴工，種植甘蔗，壓成蔗糖出口，成了南太島嶼產糖一張王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獨立自主後，成為大英國協一員。八十年代，印度人口數首度超過了斐濟土著，民選政府閣員多由印度裔人士擔任，而引起軍人發動政變，解散了民選政府及國會，隨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着，民主、種族與軍權三方角力，演變成了黑色荒謬政治劇。

每次政變後，影響了島國經濟發展，受過高等教育印裔家庭便進行移民，外流到澳紐或美加，使得印度人口比例減少。十年後印裔人口再度成長，斐濟人在國會又成不了多數黨，造成印裔人士民選獲勝組閣，軍事政變再起。中國人多於十九世紀初葉來此地種蔬菜及從事勞力工作，為這個島投入建設，立下汗馬功勞，離鄉背景的命運感覺到身在異鄉更需要埋頭



苦幹，付出更多力量才能立足。政變後華人倒成了平衡斐濟人與印度人口的棋子，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阿鯤是第三代華裔島國子民，第一代是在一九二〇年代漂泊輾轉來到島國，像多數華人出去闖盪及探索新世界的心情一樣，總希望能夠認真刻苦，闖出一番事業，更好情況能夠光宗耀祖，衣錦榮歸。退而求其次則在當地國能出人頭地，或衣食無虞，子女成才。而也有不少人自小離鄉背井，在異國奮鬥，面臨主觀與客觀等因素，臨老一事無成，飲恨異鄉，無法落葉歸根。

阿鯤祖父在島國種菜，並且娶了當地土著女人，僅得一子即阿鯤的父親。經過二十多年努力發展，慢慢由種菜收益存了點錢，頂了個雜貨鋪，做起了老板。阿鯤父親延續祖父產業，並且與當地經營餅乾廠李新女兒李笑眉結為夫婦，生下了獨子阿鯤。阿鯤隔代遺傳具有斐濟人四分之一血統，父母對於他的教育著力甚深，供他上最好的英文學校，周六及周日也在「逸仙學校」補習中文。阿鯤讀到中四，也就是高中一年級時，雙親不幸相續過世，對於十五歲青少年而言，正處於一個青春徬徨期，需要父母或親友心靈上開導，無奈與徬徨讓他領悟到生命是生理及心理無止休止的需求延續，生命終將會枯竭邁向死亡，養成了他豁達開

朗個性。

阿鯤高中畢業後，參加教育部委託紐西蘭大學安排大學入學會考，通過考試後，可順利取得證書，申請澳、紐大學或南太平洋島嶼國家合資在斐濟首都蘇瓦設立的「南太平洋大學」。阿鯤選擇就近的「南太平洋大學」，利用父母留下的一筆現金遺產，加上雜貨鋪雇人管理，所得利潤可供生活無虞。住處木屋在蘇瓦Rewa區，是祖父時代建成，作為棲身而用。阿鯤在大學選擇主修國際政治，他認為大洋洲在國際舞臺屬於邊陲地區，此區島國媒體資訊報導多以澳、紐觀點出發，面臨區域性衝突，此地區應該屬於「西線無戰事」。但大國在此地區軍事、商業及海洋資源布局採取與奪利活動，島民應該有知及表達民意的權力。

阿鯤對於此一地區成為美國與法國核爆試驗基地，不能認同並極為反感。大學三年期間他在一次由政治學客座教授德國人Noll舉辦「核爆犧牲下比基尼島」研討會上，震驚發現二戰後，美國持續對原子彈及新發展氫彈進行試爆，利用當時美國託管的馬紹爾群島（現已經獨立）進行核爆，規模最大一次是在鄰近比基尼島進行，由於該島受到嚴重放射性污染，居民被迫遷居，加上氣候因素，放射性物質在高空比預期高，受高空氣流影響，吹向有人居住的珊瑚礁環，兩天後當地居民才被通知疏散隔離，對比基尼島居民造成重大輻射傷害。



研討會播放了黑白紀錄片及幻燈投影，受嚴重輻射塵影響，島民有皮膚灼傷、頭髮脫落、甲狀腺疾病及惡性腫瘤等，一張張黑白幻燈照片顯示該島青年、老弱婦孺等的無辜與無奈，變形的臉孔及痛苦的表情，在做無聲的抗議。阿鯤眼睛濕潤了，全身發冷。無辜的小島民眾無法與超強抗衡，對於強權無公平法則，只有逆來順受。他不禁擔憂此一區域如何能夠在冷戰後，避免涉入列強競逐成為強權任意擺布棋子。

法國在南太平洋屬里尼西亞莫魯亞島總共進行六次核子試爆，一九八五年七月正值阿鯤學校暑假。「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彩虹戰士號（Rainbow Warrior）計畫帶領抗議船隻，到法屬波里尼西亞核爆試驗基地附近進行抗議活動，該船在紐西蘭商港發生了爆炸事件，導致葡萄牙籍攝影師費南杜·派瑞拉（Fernando Pereira）遇炸身亡。法國此一野蠻之舉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於此事件之高度關注，更加深了南太平洋島國對法國採取強烈抗議。

阿鯤看了這條新聞後，義憤填膺，認為作為此一地區以龍頭自居的澳、紐兩國能夠發揮影響功能有限，雖然對於這些小島國給予援助及協助在國際舞臺代言。但法國於島國政府軟土深掘，在軍事、文化及教育方面著力甚多。阿鯤作為一個移民者後代，對於島國之愛與認同一如本地人士，他瞭解該怎樣做。

阿鯤聯絡了學校「國際政治論壇社」十多位會員，趕到學校開會，認為聲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是島國每一份子都應表達的道德勇氣，並作了兩項決定，以該社團名義向法國大使館提交抗議書，且準備在大使館前示威抗議。

大夥兒寫了一封抗議書給法國總統密特朗，信中最嚴重一句話為「社會黨左翼執政擴充軍備進行核試驗極為不智」，並趕工做好了布條與標語，跑到法國大使館抗議。法國大使館在蘇瓦商業中心AZN商銀大樓四樓，十餘人在大使館電梯邊一字排開，警衛通知了大使館人員，警方派了兩名身高馬大穿蘇魯（Sulu即裙子）的警察來規勸，請他們下樓，阿鯤等人堅持大使館應該派官員親自接見，島國警察值勤不配槍枝，僅有一隻警棍掛在腰間，做為裝飾及嚇阻作用。兩名警察過去從未處理學生在大使館示威案件，有點手足無措。經過一陣協調，大使館由政治參事Bernard Boulard出面接下了抗議書，並且對阿鯤等示威學生說：「希望你們能夠去學習法文，多瞭解法國文化及歷史。」

阿鯤一行改到樓下大廳示威，大廳傍走廊接通一個四方型庭園，周圍都是商店，過往人潮洶湧，一些支持者加入行列表示支持。不一會《斐濟英文時報》及「法新社」記者都拍了照片及進行採訪。近午時分，他們結束了示威活動，在場支持者除給予熱烈掌聲外，並提供



飲料鼓勵。阿鯤感到人民沒有冷漠。

次日，《斐濟英文時報》及「法新社」都發布這則新聞，前者更以聳動標題介紹：「首樁大使館示威，南大學生反核」，占有四分之一版面照片搭配。阿鯤也由收音機聽到了澳洲國際廣播電臺向全球發布此則新聞。住家附近鄰居們也都來向他致意，有些人還送了香蕉蛋糕、牛油餅乾及花束。他首次感到有一種被人重視感覺，但隨即壓制了此種想法，他不喜英雄崇拜，此舉目的僅為「愛土愛民」，他自己認為是一個簡單之人，人如其名「南海之鯤、逍遙自在」。

阿鯤不瞭解他的舉動，引來了一場政治風暴。示威事件後的三天，法國大使杜邦要求拜會斐濟外長Mavoa，洽談主旨為援助案。杜邦大使向M外長說明法國向南太島嶼國家援助預算案現況，M外長回應表示關切彩虹戰士號爆炸案對區域和平影響後續發展。杜邦大使表示，法國政府會以公平態度將兇手交給紐國司法單位審判。M外長表示瞭解法國立場，有些事件是不能用激進手段解決，小島國人口少，但仍須重視人民感受。杜邦大使表示瞭解，也希望前天在大使館示威事件是個案，希望不要再次發生，以免影響兩國外交關係。M外長說：「我們會注意防範。」杜邦大使提到：「前次提到軍事援助，貴方提到援助直昇機一架，做

為緊急救助用，我方同意辦理，另外將對南太平洋大學提供二十名赴法國研習獎學金。」M外長滿意的說：「我們有自主外交權，袋鼠與鸚鵡（意指澳、紐）不能左右我們，上次美國核子艦艇借港口停泊，以自身利益考量，我們不懼壓力；日本漁船在近海捕捉鮪魚，在本地加工，有經濟效益而予同意，我們有自己立場。」M外長知道法製直昇機要價一四〇〇萬美金。一場看似會是唇槍舌劍爭辯，由於各取所需，雲淡風清，笑談間解決了問題。法國大使走後，M外長立刻向Mara總理面報，並建議總理府要求請教育部及內政部禁止學生再對國際政治議題在公共場所進行示威。

元月開學，阿鯤收到了大學勒令退學通知，他沒有將此事看得太嚴重，他去找校長理論，校長說由於他發動遊行，有損學校名譽及形象，是校董會董事一致決議的。他心情頓顯失落與沮喪，但沒有多做爭辯，默默離開。他並不瞭解被學校開除背後真實意義。直到彩虹戰士號爆炸肇事者——法國三位特工，在紐西蘭監獄服了短暫刑期後，返法還受到英雄式的歡迎。紐國政府放人的理由是重視維持與法國關係，並以溫情呼喚法國人應感念紐西蘭著名閨秀派作家凱瑟琳·曼絲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在法國文壇被推崇的地位，及去世後葬在法國，兩國文化及商業關係應該有更大改善空間。阿鯤哭笑不得，頭痛欲裂，



足不出戶近一個月，是閉門思過、或是潛心修練，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鯤出關後，並沒有向父母友人或遠房長輩請益出路，未來出國深造或是專心經營雜貨店或經商，他才二十一歲，路要如何走下去，他沒有為自己設定計畫或目標，也沒有太野心，如同多數人一樣，在平凡中生活，未嘗不是一種福氣。他父母留給他的房屋住處無虞，若是遇到會理財者，可將住屋重新裝修變更格局，部分房間可以出租，增加收入，他無此計畫。雜貨鋪每月營利約二〇〇斐幣（約二五〇美金），維持一人生活無虞。他的生活簡樸，多數島國人民，尤其鄉下人多屬此類典型，樂於平淡生活。

阿鯤對自己僅差一年就可拿到大學文憑並不後悔，他以高中文憑向斐濟教育部報名參加紐西蘭大學入學會考，通過會考就可申請就讀紐西蘭大學。同學亞欽向他建議：「你那棟屋子可以賣四到五萬斐幣，如果雜貨店頂了也值五千斐幣，可供你在紐西蘭大學考插班唸到畢業，那兒就業及發展機會多，在華人商圈容易找到工作。」阿鯤笑著並未回答，心裡篤定自己不會這麼做。

阿鯤在家閒盪了半年多，遠房親戚余其祥伯伯來看他，告訴他斐濟規模最大的鄭氏肉品工廠需要一名送貨員兼任司機，可考慮去工作，阿鯤同意了。肉品工廠在蘇瓦近郊Rewanga

區，早上他搭公車到肉品工廠，將宰殺過及處理好肉類分別按照規定或需求送貨，路線他都熟。只是有時在工廠看到一些活潑可愛小豬，幾分鐘前還靠在母豬身邊吸奶，幾分鐘後就成了處理好的烤乳豬肉，感覺殘忍與不捨，工作了三個月之後，他辭去工作，並且開始吃素了。印度宗教Hare Krishna素食店的食品，成了他的最愛。

一年以後，阿鯤曾就讀的大學在市政府大廳舉行畢業典禮，亞欽邀請他參加畢業典禮，他有島國人不記宿怨的氣度，慷慨答應。由於南太平洋大學是這個地區十二個島嶼國家政府集資成立的大學，其他島國學生也多邀請該國官員參加畢業典禮，盛況空前。各國同學身著島嶼不同傳統服裝，多姿多采。斐濟學生穿著樹皮漿製的Toga布，布上塗上黑色與咖啡色相間圖騰畫，原始拙樸。男女同學也都帶上各國編織不同形式花環，充滿熱帶的熱情歡樂氣氛。

阿鯤靜靜坐在大廳最後一排，居高臨下，畢業典禮請了教育部長印度裔的阿里博士致詞，太太貝西·阿里是華裔，曾經是阿鯤的高中英文老師。看到參加畢業典禮同學們個個神采飛揚，親友們對畢業生親吻或擁抱祝賀，阿鯤想到自己的境遇，有些傷感，眼睛濕潤起來。他身邊坐了個女孩，打扮時髦，看上去二十出頭，她看到阿鯤拭淚舉動，輕聲說道：



「參加畢業典禮會令人又興奮又傷感。」阿鯤轉頭看著她，她自我介紹：「我叫Rosie，姓周。」

阿鯤問她：「是誰畢業啊？」Rosie回答：「我的男朋友。」阿鯤向Rosie說：「自己被退學的遭遇，問Rosie：『你的男朋友是哪個科系，叫什麼名字？』」Rosie回答：「他叫鄭漢生，唸經濟的。」阿鯤回答有些印象並說：「他母親是開北京飯店的方麗麗嗎？」Rosie以點頭回答他的問題。阿鯤又聯想到：「Rosie家事業是開周氏超級市場。Rosie說她高中畢業後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就讀企業管理，讀了兩年輟學返回斐濟，目前協助經營家庭事業。阿鯤想問她：『是不是唸不下去了？』」話到嘴邊收住，畢竟他們是第一次見面。

Rosie言談間表情豐富，肢體動作多樣，帶動髮香飄入阿鯤鼻孔，兩人並肩而坐，交談中Rosie潤滑白皙左臂與阿鯤右臂不經意觸動，勾起了阿鯤對於女性遐思，阿鯤提醒自己要克制。她的視線轉向舞臺，校長在頒發畢業生證書，畢業生一個接一個上臺領取，Rosie緊張注視臺上，唱名到經濟系，校長頒發到第三人時，Rosie興奮的比著臺上領獎的人說：「那是他。」

畢業典禮結束後，茶會在市政大廳外花園草坪舉行，畢業生由親友們陪同，在進入茶

會會場前照相。Rosie留了名片給阿鯤，並要了阿鯤家電話號碼說：「我要去與漢生合影留念。」後就飄逸而去，留下了一股淡香。阿鯤也提起精神到茶會地點找了亞欽。亞欽父母俱已年邁，兩老顯得十分開心，亞欽白淨斯文面孔一直保持微笑，看到阿鯤來到興奮地要與阿鯤合照。阿鯤在會場遇見校長，並且向前鞠躬問候，校長露出意外尷尬表情回答：「許久不見了。」阿鯤回答到：「校長好。」阿鯤仍在腦中保留他進大學第一天看到校長的感覺，就是「嚴肅及博學」。對於自己被退學一事，倒不太介意了。

阿鯤參加亞欽畢業典禮一個月後，Rosie忽然來電話，阿鯤驚訝及喜悅，一陣寒暄後，阿鯤問：「妳與漢生進展如何？要訂婚嗎？」Rosie語氣轉為低沉說：「很煩，明天下午請你喝茶，我們見面再談。」阿鯤高興接受。

第二天下午，他們約定在Jules & Dale咖啡店見面，這家店鋪由一對紐西蘭年輕夫婦開設，先生調配咖啡頗有一手，太太烘烤麵包、糕餅及生日蛋糕手藝精湛。阿鯤看到Rosie身著時下流行鵝黃色絲料洋裝，頭髮剪短了臉孔更見清秀。阿鯤也刻意選了米色襯衫配牛仔褲。他兩自各點了一杯咖啡及一盤Scone與一塊栗子蛋糕。Rosie話匣子打開滔滔不停：「我與漢生交往三年多，論家世，我家財力強過他家，雖然他母親開餐館，人面廣，交際手腕靈活，也



算中上之家。但我父母對漢生並不滿意，勸我要多加考慮，我與漢生感情穩定，漢生答應畢業後與我訂婚。近半年我們見面機會減少，因為他說要準備畢業考，我也很自制。畢業典禮上，我才發現他對我的態度有所轉變，我問一句他才答上一句，並且表情冷漠，原有熱情消失，近來約他出來見面，他都推說他母親要他晚上打理餐廳業務。有兩晚我偷偷去餐廳瞭解狀況，發現他根本不在餐廳，服務員告訴我漢生近來晚上並沒到餐廳工作。」

Rosie品嚐了一口咖啡，呈現出憂鬱及不安表情繼續說：「前天我去Workout運動中心做有氧運動，教練Quake告訴我，過去幾天他經常看到漢生騎重型機車載一個女人出遊，這女人竟是太平洋海產公司董事長Whiteside的女兒Linda。我當場呆住無法接受，但仍強作鎮定回答：「那是他們的選擇，與我無關。」Quake說：「那就好，想開點，Linda本週六晚上在Lucky Eddie's迪斯科舞廳舉行派對，邀請了我參加。」阿鯤認識Quake，他父親是澳洲來斐濟的傳教士，母親是大溪地人，他遺傳了父親藍眼珠及身材，母親黑髮及棕色光潤皮膚。從小練習健身，在小島也算得上一號人物。」

Rosie說著說著眼淚掉了下來，阿鯤遞上了餐巾紙問到：「你找他單獨談過嗎？」Rosie開始啜泣道：「他叫人傳話說我們倆關係完了，我有女孩子的自尊，難道我要登門到他家求

他回心轉意？我想請你幫我一個忙。」阿鯤沒有馬上搭腔，等待Rosie情緒逐漸緩和。兩分鐘後，阿鯤露出溫柔眼神說：「我能做些什麼？」Rosie抬眼說：「星期六晚上，我也透過關係，在Lucky Eddies^[1]一張檯子，邀請你做我嘉賓，我要跟他一別苗頭，你可以充當我的男朋友甚至未婚夫好嗎？」阿鯤猶豫了一下，心想到：「此舉不會傷害到別人，感覺Rosie是好女孩，我要幫她這個忙，雖然這要求很唐突。」他爽快答應。

周六晚是小城瘋狂之夜，Lucky Eddies迪斯科俱樂部更是島國及國外觀光客的歡樂宮。島國發展觀光事業，夜生活由於有Lucky Eddies的存在，號召力倍增，這個俱樂部成為青年男女宣洩情緒與體力的社交場所。觀光客來到蘇瓦訪問，如未能來這家俱樂部一探，有如深入寶山空手歸。

俱樂部在市中心一棟十九世紀歐式二層樓建築的二樓，面對國家圖書館及奧林比亞運動中心，地點適中。俱樂部樓下是全球馳名連鎖披薩店。樓上整個為俱樂部所擁有，整個佈置以玫瑰紅為基調，橢圓形的舞池，可同時容納百人跳舞，舞池邊座位安排井然有序，成梯形由高到低，前桌人擋不到後桌人視線。透明玻璃屋是燈光、音效及DJ工作室，整體感覺類似古羅馬人獸競技場，所不同是在這兒人們可發洩心中慾望狂歡起舞，而非缺乏人性的人與獸



或人與人血腥捉對廝殺。

阿鯤與Rosie約定晚上七點半在Lucky Eddies門口會面，當阿鯤抵達時，聽到陣陣強烈及快速節拍的搖滾音樂流洩出來，阿鯤對這家俱樂部早有所聞，但從來沒光顧過，心中有一種興奮與期許，他願意以冒險心情去嘗試一種奇妙與未知結局之旅。Rosie準時抵達，經過一番刻意打扮，秀髮經過修飾造型，烘托秀氣臉蛋，墨綠色泰絲小晚禮服顯現出嬌柔與高貴，阿鯤眼前為之一亮，Rosie牽了他的手進入俱樂部。

阿鯤與Rosie被安全人員帶入舞池南邊靠走道座位處，各處座位已經坐滿了六成顧客，他兩人坐定後，各自點了飲料。Rosie有點忐忑不安起來，她用眼角向舞池及周圍座位掃瞄。阿鯤注意到Rosie此舉想必在找漢生及其新女友，但是仍未出現。舞池已經有些情侶及男女在跳舞，隨著音樂節拍扭動著軀體，阿鯤看到青年情侶多瘋狂勁舞，宣洩青春動能，他心裡也有想加入衝動，他想邀請Rosie跳舞，但經過猶疑後沒有啟口。

半小時以後，Rosie在緊張與焦慮的情緒下，在俱樂部入口處看見了漢生與他的新女友Linda一起進來，Linda是典型澳洲少女，金髮碧眼，輪廓深邃，高而尖挺的鼻子，半月形微張嘴唇，身材雖非高頭大馬型，但圓潤豐滿。漢生與Linda相擁進入俱樂部，後面跟着一個Quake，

穿了網狀T-Shirt，緊崩的牛仔褲，一身打扮誇張了胸肌、二頭肌及大腿；Quake後面跟了他，在中央警察局服務的弟弟Benson，是個面目清秀的白面書生。他們一行穿過舞池引起一陣騷動，眼尖的Quake老遠看到Rosie，向Rosie揮手招呼並眨了眼，Rosie也招手回應，由於Quake走在最後，漢生並未注意到Rosie在場。

Rosie打從漢生進入俱樂部起，開始不安起來，在強烈音符震動搖滾樂曲及吵雜談話中，雙方人馬沒有正面交集。Rosie隨時提高警覺注意對面「四人組」行動，阿鯤則默默觀察。忽然Rosie在五彩繽紛燈光閃耀下，看見了漢生與Linda並肩而坐，雙手放在桌上十指相扣，狀態親暱。阿鯤看到Rosie失望的眼神，將手伸出握住Rosie的手，Rosie一下子激動地掉下眼淚，她抽咽地說：「我很好，沒事，我要去化妝間，過一會來跳舞。」Rosie匆匆離座走進化妝室，對着鏡子嚎啕大哭，經過一陣宣洩後補了妝，表情平靜的回到座位上去。

Rosie看到漢生與Linda已在舞池翩翩起舞，她想鼓起勇氣走到舞池與漢生打招呼，這時正播放著英國文化俱樂部樂團Boy George唱的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成名曲，Rosie想到漢生真傷了她的心。Rosie盡量讓自己心情平靜下來，過了一會兒，她拉了阿鯤的手說：「我們去跳舞。」前首舞曲結束，漢生與Linda與其他幾對舞者仍留在舞池等待下首舞曲，音樂繼續開



始，應該跳恰恰舞步，阿鯤的舞藝普通，Rosie帶著他跳，但眼神一直注著漢生與Linda舉動，並向漢生所在方向移動。

Rosie以嫻熟舞步帶著阿鯤靠近漢生與Linda方向，她終於正面對著漢生，Rosie身體以優美姿勢舞動著，表情平靜向漢生說到：「好久不見了，沒想到會在這兒遇到你。」並且用奇怪眼光瞅了Linda一眼，漢生對Rosie出現在身邊感到驚訝，尷尬，想不到Rosie會在這裡出現，他覺得有點理虧並帶歉意，結巴回應Rosie一句：「很巧。」雙方楞在那兒。漢生無意將Linda介紹給Rosie，阿鯤及時湊了上來解圍，Rosie握了阿鯤的手表現款款深情的說：「這位是我未婚夫阿鯤，我們相識五年，近期考慮走進教堂。」漢生揚了一下眉摟住身邊的Linda語氣平淡地說：「祝福你們。」Rosie認清了漢生態度，對漢生澈底感到失望，並認為自己有被遺棄感覺，但她沒有輸。

阿鯤護送Rosie回到自己座位上，安慰著Rosie說：「好機會在後面，真金不怕火煉。」Rosie有些懵懂點了一下頭表示瞭解，認為來此目的已經達到，沒有必要再在這兒耗下去，眼不見為淨。俱樂部由晚十點起達到高潮，D.J名叫Peter Edward，是個年輕有活力的歐洲人，在斐濟國家廣播電臺主持兒童節目「問與答」，在青年學子心目中屬於偶像級人物。舞池人數

增加，Peter用詼諧的話語宣佈：「各位晚安！在這個瘋狂的周六夜晚，大家盡量享樂，感謝各位捧場，尤其是我的好朋友漢生、Linda、Quake、Benson、Fatiyaki、Temo及Adi Lidia（Adi斐濟酋長女兒稱呼，公主之意）的光臨，現在我放一支慢節奏歌曲The Power of Love祝福大家。」Rosie聽到後感覺不舒服，便用手指點了一下阿鯤的手說：「我們走吧。」阿鯤點點頭替Rosie拉開椅子，護送Rosie離開。經過舞池，阿鯤看到瘋狂及因酒精麻醉的舞者透過身體語言動作，吸引對方而感到好奇，阿鯤有點意猶未盡。

阿鯤搭上Rosie紅色喜美轎車，Rosie專注開車面無表情默默不語，車子開到阿鯤家，下車時，Rosie微笑感激地說：「謝謝今晚幫我。」語畢並在阿鯤面頰輕親吻了一下，阿鯤楞住了說：「再見了，多保重。」阿鯤目送Rosie的車子在黑暗中消失，心頭湧上了甜蜜的感覺，這種感覺以前不曾有過。

阿鯤見證了Rosie所遭遇的感情挫折並且深表同情，重新建構Rosie與漢生和好機會渺茫，阿鯤使不上力，但他對於Rosie好感覺慢慢在發酵，他肯定Rosie的做法，仗已經打過，阿鯤對Rosie產生情愫。

俱樂部一別，他倆無任何互動，阿鯤想到Rosie藉他來挽回顏面與自尊，內心該有所掙



扎，並能求得一份補償。阿鯤心目中對於Rosie印象極佳並有些動心，他不瞭解Rosie對他的看法，但又不懂得如何積極爭取及表達，他內心矛盾。有好幾次他衝動拿起電話想撥號向Rosie表達對她的感情，最後都因缺乏勇氣以放下話筒告終。

兩個月過去了，一個颶風將來襲的前一個早晨，屋外風雨交加，阿鯤在家閱讀當日英文《斐濟時報》，在社會版赫然發現一則驚人標題：「北京樓小開方漢生車禍身亡」。阿鯤著實嚇了一跳，趕忙閱讀新聞內容：「昨天早上九點，蘇瓦北京樓餐廳經理方漢生架著重型機車從太平洋港區（Pacific Harbour）回蘇瓦工作時，超速度駕駛，企圖超越前面一輛大貨車，轉彎時為躲過對方開來的公共巴士而閃進路邊，人與機車急速翻飛彈在路邊草叢中，當事人當場昏迷不醒人事，直到下午兩點才被路過農夫發現，抬入當地診所，由於診所設備簡陋，醫務人員無法處理，又緊急轉送蘇瓦市立醫院搶救，漢生已經腦死，直至午夜停止呼吸。醫院輾轉才查出當事人身分，隨後通知其家屬來處理後事，受害人家屬向記者表示，對醫院在事發後未能立即通知家屬及緊急搶救極為不滿。」

阿鯤看完新聞後震驚萬分，他第一反應是要打電話通知Rosie，對方電話無人接聽。他決定冒雨到漢生家去向漢生母親方麗麗吊唁，畢竟他過去與方麗麗及漢生有數面之緣，車禍意

外在這小城也算件大事。

方麗麗家住在蘇瓦市郊Namadi Heights地區，是一棟淺綠色兩層洋樓，多位駐斐濟外國大使官邸設在此區，屬高級住宅區。阿鯤搭了計程車直駛方家門口，冒雨穿過花木扶疏的庭園，來到客廳。客廳依據斐濟島國習俗，整個客廳將桌椅撤除，地板上鋪著重要儀式才使用的樹漿皮做的涼蓆，周圍放滿了花束，部分有地位酋長也獻上了尊貴及代表身分的Tanoa（鯨魚牙齒）掛在牆上，屋內穿黑色服裝來弔唁男女席地而坐。阿鯤在客廳中央首先看到了漢生的外婆，她白髮蒼蒼，布滿皺紋的臉上哭到近似昏厥，缺了牙齒乾癟的嘴唇讓阿鯤為之心痛動容。他走到外婆面前抱住外婆並安慰她，外婆哭泣減緩但仍抽咽，似乎在絕望中燃起一絲溫暖。外婆抽咽停止後，口齒不清的一直感謝阿鯤；阿鯤再度擁抱外婆後，轉向客廳另一角落向方麗麗問候。

阿鯤剛才進入客廳時，因為被愁雲慘霧悲傷氣氛所感染，並未太去注意在場各方來賓。方麗麗雙眼紅腫，看到阿鯤到來停止了哭泣，沉重點了頭表示心領。阿鯤赫然發現陪在麗麗方左邊竟是Rosie，右邊是Linda。兩人在極度悲哀之下面容憔悴。Rosie看到阿鯤沒有任何表情，如同陌路。阿鯤瞭解這兩個女人的感受，愛情衝突與矛盾之中，得到一方喜悅，失去一



方悲哀，共同失去了愛人，敵意消失了，都變成了受難者，造化弄人代價卻是如此之大。

漢生告別儀式在蘇瓦市中心有一三〇年歷史的基督大教堂舉行，阿鯤沒有參加，但送了花圈。事後由參加朋友口中知曉，Rosie及Linda都以家屬身分出席了告別式，表示相愛無法延續，但仍用愛心送這個男人最後一程。據說方麗麗原先非常不諒解Linda，認為是她給兒子帶來了亡命厄運，尤其兒子徹夜未歸，於Linda住處過夜後回家發生車禍慘劇。Linda痛不欲生，並由她父母親自帶著登門謝罪，真誠最後終於感動了方麗麗，敞開胸懷寬恕Linda。後來方麗麗將北京樓及房屋脫手，離開傷心地，舉家移民到紐西蘭生活。Linda在斐濟嫁給一個英國酒商後婚姻生活美滿。Rosie到紐西蘭找到工作，現在定居紐西蘭，阿鯤看似有譜的初戀也告無疾而終。

公元二〇〇〇年跨世紀的第一天，千禧年之始，全球第一道陽光在浩瀚太平洋海域中昇起，普照在斐濟的上空，是島國之驕傲，人民以無比歡樂心情渡過此一時刻。阿鯤也走向海邊，迎接新世紀第一天來臨。

阿鯤已邁入不惑之年，認識他的人對於他目前情況會感到驚訝，他留了長髮，把披到肩膀頭髮盤到頭頂，梳了一個髮髻，削瘦的面龐，仍保持學生時代體型。身著灰色襯衫，灰色

長褲，一雙島國人愛穿的涼鞋，他成了島國唯一的拾荒者。

阿鯤將父母留下的房子及雜貨鋪脫手出售，與十多年前學生時代風格完全不同，他有著波西米亞人的灑脫不拘氣質，也融合了華人智者的道骨氣質。他現在居住處是市郊向印度 Hareesh 公司倉庫邊租了一間小屋，屋內設備簡陋，僅安置一床一桌及簡單家具，生活回歸簡樸歸真，他用苦行僧方式來歷練自己人生。

新年過後的第三天，阿鯤開始了跨世紀第一天志業，經過三日期狂歡，島國人民開始收心工作。阿鯤慶幸能夠與世界一同歡慶跨世紀，迎接金禧新年。他要做回饋大地工作，於是將深赫色凡布口袋搭在肩上，右手拿了長竹夾子開始工作，經過除夕夜與元旦假日，商業區及主要街道留下了無數空鐵罐、玻璃瓶與紙片及垃圾等。

他熱衷於資源回收，以認真態度來看待環境保護。他認為人類不應該用漫無節制貪念破壞生態環境。當他收滿數口袋廢棄物後，他會一次用自行車將廢棄物送到印度人 Sharma 所開的廢棄物回收站進行處理。一公斤廢紙可換得一角，一個鐵飲料罐五分，一個玻璃瓶也可換取一角，一天下來也會有大約二十斐元收入。每當他將分類廢棄物如空可樂罐由布袋中倒出，看到各類瓶罐被踩踏擠壓成奇形怪狀，想到回收後成能夠再生成為新產品，也許價值微



不足道，心理却產生些許成就的感覺，他對能略盡棉薄之力，協助維持環境的感覺真好。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阿鯤有華人血統，多數華人認識這位在歷史上赫赫有名中國大哲學家孔子，阿鯤誠然不能瞭解孔子說這番話的真意，倒能印證了阿鯤對生活態度，他也能夠領略到「民胞物與」精神，也是他追求的生活目標。

新的一天開始，阿鯤走在街上，看到周圍的環境，綠樹花叢仍在晨光中閃動著露珠，空氣中充滿清新甜美。阿鯤心情格外輕鬆，哼著無名曲調，有點像流行斐濟民歌「Isa Lei」，又似島國青春流行歌手 Daniel Castillo 唱的「日落與月光（Sunset Moonlight）」阿鯤來到「南海咖啡屋」，這家小餐廳是他初中女同學桃樂絲與她先生開設，夫婦倆皆是島國第三代華人。餐廳門口右邊是收銀處及玻璃食櫃，剩下四分之三空間安置了八張餐桌配上長型沙發椅，典型島國餐廳布置，餐廳內充滿咖啡及烤麵包香味。

阿鯤將行當放置在雨傘架處，他看到了食品櫃裡各式各樣的食物，中西斐合璧，包括了三明治、炸薯條、乳酪麵包、牛肉派、叉燒包、炒飯、炒麵、餛飩湯及芋頭燒肉等，有幸福與滿足感覺。他是素食者，於是他向桃樂絲點了一塊酥皮蔬菜派及一杯咖啡。桃樂斯圓潤臉龐露出了笑容說到：「早安，阿鯤」，阿鯤親熱回道：「早安，My Dear。」女侍者將熱咖啡

及剛出爐橢圓形蔬菜派送來，他用銀色湯匙輕輕劃開蔬菜派表皮，露出熱騰騰帶汁的胡蘿蔔及馬鈴薯餡，小心翼翼挖一匙送入口中品嚐，對於對他能夠吃到這種食物感到惜福。

桃樂絲在櫃檯前忙著招呼客人及收錢，得暇也會與阿鯤聊上幾句。她與阿鯤在初中男女同校同班，阿鯤在校算是模範生，留給她很好形象。畢業後她在一些華人聚會場合也見過阿鯤並當面交流過。桃樂絲對於阿鯤被學校退學、與Rose的戀情（局外人都如此說）、變賣了住屋及雜貨鋪一文不名，現在又成了拾荒人而感到不解。桃樂絲關心問到：「你現在住在哪兒？」阿鯤回應道：「靠近Sanboron郊區租的屋子。」桃樂絲續問：「聽說你父親留下的房子賣給了廣泰集團余其祥，雜貨鋪賣給了和泰公司方源財，是什麼原因？」阿鯤苦笑未回答，桃樂絲追問：「現在這種情況，可以維持生活嗎？以你的條件，為何不找一份固定工作？為何不找喜歡女孩組成家庭？」阿鯤認為全然不回答不禮貌，於是說了：「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則不行，我是屬於不行的那一種。」桃樂絲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東西，便放棄不再提問。

阿鯤用完早餐付了賬，桃樂絲少算了一點錢，是同情及憐惜的感情表達，看到阿鯤孤獨身影在她視線前消失，她想到阿鯤還不是太老，變成這種樣子，現在仍孑然一身，她自己結婚兒子都讀初一了。她突然想到在宇宙繁浩星辰領域裡，總會有一些星星脫離運行軌道，



獨自而行，在夜空中發出一道光芒後，倏那間在黑暗中消失。那是彗星，也許阿鯤是彗星化身，她又認為這個比喻有些不著邊際笑了起來。

阿鯤固定在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將一個月由檢拾廢棄物所得款項，扣除自己生活費後湊成整數，裝進信封。他會衣冠整齊出現在鬧區太平洋航空公司大廈三樓「紅十字會斐濟分會」，分會會長是歸化斐濟的英國人史密斯女士，她看到阿鯤來到，露出尊敬眼神說：「阿鯤先生好久不見。」阿鯤面帶笑容愉快回答：「夫人您好。」史密斯夫人微笑點頭。阿鯤由口袋中掏出信封雙手獻給史密斯夫人說：「我這個月的，由心發起。」史密斯夫人接過信封以正經的口吻誇讚：「謝謝你一貫的支持慈善事業，及所付出的愛心，有你真好。」史密斯夫人接下信封，並開了收據交給阿鯤，阿鯤靦腆說：「再見夫人，我還要去二樓。」史密斯夫人說：「祝你週末愉快。」

史密斯夫人送走阿鯤，她知道阿鯤到二樓捐血中心去捐血，他對阿鯤充滿了敬意。幾年來阿鯤對於紅十字會一些國際慈善救援活動，他總是熱心捐款。特別是有一年島國面臨颶風來襲受到重創，阿鯤捐了兩萬美金。另外有關援助非洲飢餓、愛滋病患兒童等，阿鯤都有捐助為數不少款項，慷慨熱心超過了當地一些富賈。每個人其實都有慈悲心，有些人的慈

悲心被世俗矇蔽，黯然失色，而阿鯤的慈悲心確能發揚光大，表現了人類原本就有的高貴情操。

當阿鯤走出捐血中心時，心情格外輕鬆、喜悅並有如負重擔感覺。已是近黃昏時刻，他穿過馬路來到海邊步行道上，他在想自己誕生及居住的斐濟的一大島Viti Levu，近年來他用騎自行車方式走訪了其他城市及地區，包括擁有國際機場的Nadi市、產糖區Sigatoka及農業種植區Lautoka、Ba等地做收集廢棄物及處理垃圾志業，表達了保護環境及愛護土地的心願。他正計畫坐船到第二大島Vanua Levu去繼續推展工作。

阿鯤坐在海邊，涼爽海風徐徐吹來，近處椰樹搖曳，海邊遊人如織，男女老幼都有，大夥像一家人般，愉快交談，完全沒有陌生感，並且不設心防。阿鯤雖然孑然一身，但他對人能夠敞開胸懷，廣結善緣，所以並不覺得孤寂。

阿鯤朝向海的另一端望去，山巒如帶，影影綽綽，火紅太陽圓滿無缺，威力染紅了天邊雲彩後，逐漸向海岸線下沉，黑夜正式來臨。阿鯤思忖一路走來所追求的「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生活方式，或許在一般人眼中是微不足道，但他還會繼續無怨無悔的走下去。



鴿兒迷蹤

他在斐濟首都蘇瓦市居住，時間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小城有五萬多人口，聚集了美拉尼西亞原住民、印度人及華人等是一個多元化種族城市。小城環繞湛藍珊瑚海，到處椰子、鳳凰木及參天芒果樹林立，綠茵叢花處處可見，是南太平洋典型熱帶花園。他住在市區Butt街，是主要道路Mark Street周邊的一條小巷，一棟三層樓的公寓，他住在二樓，二房一廳，客廳落地長窗外是一陽臺。成了他在世外桃源獨自居住的神秘花園。

陽臺上置有一茶几及兩把象牙色藤椅，他在陽臺靠近落地長窗左邊放置一盆巴西鐵樹及一盆發財樹，兩盆植物栽種在寬厚的黃土陶盆中，他時時加土施肥，葉兒長得欣欣向榮。他另外從花市添購的野蘭、木槿、火鶴、月季、石榴及芒草等花卉，使陽臺充滿生機，綠意盎然，常會有各類鳥類在陽臺花木中駐足鳴唱，成了他欣賞自然花香與聆聽鳥語的好所在。

他感覺到在此地工作與自然接觸機會較多，在民風純樸小城居住，外在物質引誘較少，